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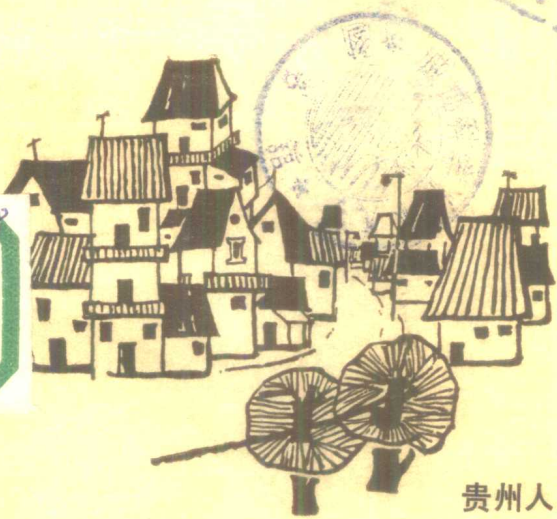
0318

823886

2216

小镇风情

熊 正 国



贵州人民出版社

823886

0318

2216

2518
2216

小镇风情

熊 正 国



F08478



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基本藏书

责任编辑 龙国义

封面设计 石俊生

小 镇 风 情

熊正国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0千字 2插页

印数1—2,28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5·719 定价: 0.74 元

序

苏 晓 星

在为数不多的彝族作家和作者中，熊正国的小说创作有着显明的特色。他总是用浓烈的乡土气息，用活泼生动的生活情趣，将自己的作品描绘得象风俗画一般引起人们的兴味，因而搏得读者的欢迎。尽管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却时有佳作妙文问世，这就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这本薄薄的集子里，我们不难窥见其创作特色的一斑。

正国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生在贵州省西北部赫章县的一户彝族农民家里。他家彝姓阿底，汉姓罗，父亲给他取名叫罗祥光。后来因他体弱多病，根据布慕（学者兼鬼师）的卜算，必须转姓才能保住性命，父母于是将他拜寄给一位姓熊的苗族老人为干儿子，因而改名为熊正国。无论按照家庭的政治地

位和经济条件，他都是和文化无缘的，都是不能进入学校之门的，偏偏他家的亲友和他的干爹、干妈等一伙庄稼人对命运给他的这种安排不服，凑钱供给他进城读书，他于是才奇迹般成了个小学毕业生。亲友们和干爹、干妈仿佛意识到有着这个贫苦孩子改变命运的力量，又集议凑钱供给他读中学。谁知正国带着集聚着多少家的汗水劳力和深情厚谊的几十块银元满怀兴致地上路求学，在过城外的河水时，竟被骤然暴发的洪水卷入漩涡，待得他挣扎脱险时，几十块银洋早已被洪水夺走。亲友们和干爹干妈只得摇头叹息，无可奈何地承认了命运给正国所作的安排，将他接回家务农。他也就心安理得地耕田种地，象所有的贫苦彝家一样毫无怨尤地以此作终身之业，决没有想到以后还会写小说和出书。我之所以要作这么一段叙述，并不是要为这本小说集子的作者立传，而是借之以告诉人穷苦彝家们在新旧两个社会天壤之别的不同遭遇，同时也是借之证明自己的一个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兄弟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确实有如阳光雨露之对于泥土里的种子，其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

一九五〇年十月，年仅十七岁的熊正国由于勇敢地给人民解放军带路剿匪，从而参加革命工作，在人生的旅程上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不仅从根本上提高了一个贫苦彝家孩子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使他获得步入文坛的良好机会。在儿童时代和辍学务农的那些年月，不知有多少个晚上，他曾

经在火塘边被民间艺人讲唱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故事所陶醉，往往把那些英雄人物的斗争故事当作事实加以崇敬。但是，他那时无非是为了消闲解闷和振奋精神，根本不去想这就是文学的陶冶，也不去想这会对一个人的文学活动有什么启发，因为他认定了自己终究只能种田，和这种事是绝对沾不上边的。可是，参加革命后，新的生活使他获得了提高文化水平的机会。在解放初期，他先后被送到地方干部学校、贵州省民族学院和中央团校读书学习。新的生活也使他获得了真正接近文学的机会，在这段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中外名家的作品，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一步步引进了文学创作之门。对文学的热爱，加之对新社会也即是对生活的热爱，激发起了他的文学创作热情。尽管他在参加工作后不久，就连续担任了区、县两级的党政领导职务，繁忙的工作缠身，一直难有时间提笔，他还是禁不住激情的冲动，常常利用边角废料似的剩余时间业余学习创作。一九五七年，他终于在《山花》发表了处女作《一夜》，之后，接连发表了短篇小说《铁》、《高炉边的彝家》、《雪山湖泊的序曲》和《双龙河畔的声音》等多篇，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黔西北地区彝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引起了读者和文艺界人士的关注。

《高炉边的彝家》可以说是熊正国的成名之作，一九五八年，这篇小说在《山花》发表后，《人民文学》立即以显著的位置加以转载，文学巨匠茅

盾同志在撰写文章谈当时短篇小说的丰收气象时，还特别突出地提出来加以赞扬。后来，这篇小说又被选入当年的中学语文课本。《高炉边的彝家》实际上很能代表熊正国文学创作的思想境界和艺术特色。作者巧妙地选取了奴隶当上工人这样一个珍贵的生活素材，概括而又形象地表现了建国初期彝族人民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生活光景蒸蒸日上的变化，同时，也概括而形象地表现了贫穷落后的彝区在新时代所发生的巨变，因而在人们心中激起了深刻的回响。可惜的是，由于受到时代的束缚，作者在讴歌本民族人民的新生活和新人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宣扬了当时某些政策上的失误和由此而引起的错误思潮，使作品的历史价值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我省当代文学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一篇作品，作为作者创作旅程中的一个足迹，将它收入这个集子中，也还是有其意义的。

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熊正国莫须有地受到了波及。其后更是每下愈况，“四清”运动时成了清查对象，文化革命中进一步成了“走资派”和汪小川的黑线人物，使得他尽管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着生活和创作，要想提笔也是万万不能了。这情况却又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有极大的优越性，然而，在其某些时期，由于政策的偏差和失误，对文学的发展也会产生阻碍和压制，这也是应该正视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我省关心兄弟民族文学事业的有关领导、文艺界人士和读者们，又渐渐注视起熊正国及其创作来。一九七九年，《贵州日报》以显要的位置，专题报导了他的业余文学生涯及成长道路，对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加以肯定，同时，也肯定党对他的培养和关怀。作为对这种厚爱的报答，熊正国一如既往地以热爱生活和热爱文学创作的满腔激情，于一九八〇年在《贵阳晚报》发表了短篇儿童小说《小哥哥闹春》，巧妙地通过一个寻常而又奇特的生活情节，形象而又生动地反映三中全会后，彝族农民的新生活光景，立刻就引起了良好的反映。这篇千字小说不但于一九八一年荣获贵州省首届民族文学创作奖，而且于同年荣获全国首届民族文学创作奖，说明他出笔就不一般。接着，他又相继发表了《小镇风情》和《病中吟》两个短篇，反映也很不错。尽管熊正国的本职和兼职工作仍很繁忙，他还是尽量挤出时间从事业余创作，争取为繁荣和发展我省民族文学作出贡献。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熊正国，彝族，1934年生于贵州省赫章县，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会员。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1957年开始创作，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高炉边的彝家》获得好评。其后发表了《雪山湖泊的序曲》、

《小镇风情》等短篇。他的创作态度比较严谨，因而发表的小说数量不多，却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语言生动活泼，象风俗画一样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目 录

序..... 苏晓星

迟到的春天..... 1

葫 芦 哥.....22

小镇风情.....44

篾匠寨轶事.....62

病 中 吟111

小哥哥闹春126

双龙河畔的声音129

高炉边的彝家136

迟到的春天

教育局小秘书毕毕，象是谁借了她大米还她谷子似的，板着白净微红的面孔，使劲踏着全高跟皮鞋，磕磕磕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放下一堆文件，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转身走了。到了门外，才回头冲着我说：“这是最后一次该你处理的文件。”她这话表明，过了一天就没有我的事啦！

毕毕是大学文科毕业生，前年分来县里工作，因口才欠佳，不宜吃粉笔饭，才调到局里当秘书。我见她情绪这么异常，就跟随走出办公室，想找她谈谈，终于在二楼找到了她。她正半身倚靠在栏杆上，凝望着远方波光粼粼的草海，仿佛要将满腔怒

火倾泄而出，连耳根也气红了，眼角也挂着泪痕。

我说：“毕毕，不是早已说好了吗？新局长是一位老牌大学生，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经验丰富……特别难得的是位女同志，她会关心你帮助你的。”

“难说！”毕毕收回眼神，转向办公楼院内那些在春风里绽开的桃李花说，“后娘通常不喜欢前娘留下的孩子！”于是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在最后一天掌印的时刻，批准她到中学去教书。我说：“毕毕，你也偏激了一点，人家新局长还没来，你就瞎猜什么后娘前娘的……况且，我还没到退休年龄，当然要留在局里当‘调研员’，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哎？！”

“哼！”毕毕冷冷一笑，搬起指头数落起来，“今天下午两点钟，迎接新局长到任，内容是你办移交手续！从明天开始你的任务变了花样：白天到草海边钓鱼、晚上回来研究研究（烟酒烟酒），必要的时候，当然也会请你出来演说一通……懂吗？亲爱的伯伯啊！我已经想好了，今天下午我高高兴兴地为你接待新局长，明天，我就写申请下去教书。要晓得，历来整知识分子的人还是他们自己！”毕毕拍拍衣服走了，到了楼下院子里又仰头对我说：“你快回去生火做饭吧，少管一些闲事，今后打油买粮的事尽管喊我好了……”

毕毕走了，我也回家，以便躺到那伴随我多年的沙发上，闭上眼睛，求得一时的清静，好好想一想今后的生活。

从局里到新宿舍不知走了多少时间，待爬到三楼七号我的住室门前时，已是满头虚汗，全身象散了骨架似的，连开门的力气都没有了。站了几分钟，运运余力之后，才开门进去，不由得又靠在门枋上喘上两口气。本来很熟悉的环境，似乎又有点陌生了。一套四大间加厨房的宿舍里，空空荡荡的，寂静得有点怕人。会客室里昨天还坐无虚席，今天却空无一人。东屋里放着水桶、扁担、锄头等家什，西屋里堆着焦煤和引火柴草，都很杂乱无章。最后，我走进卧室，见桌子上、床下面、屋角里都堆放着书籍报刊，才顿时意识到这就是我的家。

我的这个家确实热闹了许多年，单是门前那块水泥地板都被来访者踩玉了。他们经常是在晚上来找我谈心，话题很多，但主要的是教育振兴的问题。当然罗，我也是他们开心的对象，总想给我找个老妈妈理料理料家务。他们对于我独身生活几十年，很表关心和同情。每当谈到兴高采烈的时候，我总是敞开嗓门纵情大笑，沉醉在幸福的乐甜之中……如今，我才明白，生活是严峻的，人未走，茶就凉了……

二

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弄了午饭吃过之后，突然，门被人踢了一脚，打开了，一串铃铛

似的朗朗笑声涌进屋来。我被吓得站了起来，还来不及定神细看，毕毕已经笑着站在面前，跺脚叫道：“干吗还呆在家里，已经两点钟啦！”

“哦！”我提起公文包和毕毕一起出了门。

毕毕非常高兴，叽叽喳喳地告诉我，那位新局长不到两点钟就来到局里会客室，是本县小县长陪伴而来的，穿一身合体而笔挺的西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说话象唱歌一样好听，涉及知识面又广，颇有学者风度。

“这号人物，不会不喜欢前娘养的孩子吧？”我将了毕毕一军。

“当然，她会不会喜欢前娘养的孩子，现在还看不出来。”毕毕向我眨眼睛，“不过，新局长个儿高高的，身体有点胖，嘴唇下面有颗很好看的仁丹痣。俗话说：一痣在唇，心怀慈悲，可能是个好心肠的人……”

当我走进会客室时，新局长呼一下起身迎了上来，两只手同时向我伸来，热呼呼地把我的手握得很紧。小县长向我介绍说：“这是省里首批下来支援我们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李局长——李西春同志。”

我急忙自我介绍：“罗根根，彝名，阿底根根。”

“早就闻名啦！”

“不敢当，不敢当！”

一番客套话之后，大家互相礼让坐下，毕毕急忙给客人沏了一杯云雾毛尖清茶。局里各科室的同志们早已到齐就坐，眼神集中在新任局长身上，似乎

要洞察她究竟有多大分量。我对女人历来就有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此时不知为什么，也悄悄地偷看了她两眼。啊！是真的，那右腮下的嘴唇边，确实有一颗淡淡的仁丹痣……她怎么也有这样一颗痣呢？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一位彝家少女的身影，这少女右腮下的嘴唇边，也有这样一颗淡淡的仁丹痣。忽然，我那颗心不由人地沉入了遥远的往事，既是惊喜交集，又触发了深深的遗憾和内心的伤痛。但这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我坚信这位李局长就是李局长，而那位彝家少女就是彝家少女，不但姓氏不同，还有彝汉之别。于是急忙收住了神，又拿出老局长的架子，清清嗓门，把毕毕介绍给李局长说：

“她是局里的秘书，既管资料又管人事，几千人的教师队伍，她没有一个是活档案。现在，算是交给你啦！……”

“请大家注意！老局长耍金蝉脱壳计啦。”小县长风趣地拍着我的肩膀说，立刻引起了满堂声浪。财务科长老金伸出特别瘦长的脖子瞧瞧我，我顺势把他抬出来说：“老金是管账的财神爷，外号叫‘老夹壳’，每年花教育费四百五十万元，分文不浪费，也算移交给李局长吧。”

“我又不是满身長刺、头上生角的造反派，夺了人权又夺财权！”李局长那白皙微胖的脸上泛起一层红云，立刻把话一转，操一口动听的贵阳话说：

“我知道我的能量没有多大，要振兴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在坐的同志们人人有责。上至小县长、老

局长，下至老师们，人人肩上都负有重任。如果说老局长是金蝉的话，请你快脱壳吧，变成一只金色的蜜蜂，采花粉，酿蜜糖，滋养下一代……我看，后娘不一定超过前娘！我想，有县委和政府领导，有老局长当参谋，有在坐同志们的支持，我们的事一定能够办好……”

她这话赢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小县长走后，我才发现毕毕的脸上充满了欣喜之情，忙叫她到室外问道：“怎么样？”

“不错，连我那一般人都会有的想法都被她料到了。”

“还想去教书吗？”

“嗯！”毕毕把嘴一撇，警告我说，“莫高兴，谨防新局长要拜访你哩！你那个家，够呛！”

三

我的家，三层楼房，白砖水泥结构，在这个小县里也算够体面了，有啥子忌讳不好让她去拜访呢？如果说屋里家什杂乱，收拾收拾就完了。当我回到家坐下歇气，才抽完一只烟，正要动手收拾屋里时，毕毕忽然气喘吁吁推门进来，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奉命通知你，今晚不准你出去串门，她果真要来拜访你哩！快把屋子收拾收拾，不然就真有

好看的啦！”

毕毕说完，旋身就象小鸟似的飞走了。

我只好忙着整理家务，但是，一颗心总是不能平静下来，老是想起新局长右腮下嘴唇边的那颗仁丹痣，又不禁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触发了内心的伤痛。我索性丢下手中的活计坐了下来，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土改时的一幕情景……

那是一个阴沉的日子，土改工作队的战友小乌鸦和小憨狗，身背着小马枪，愁眉不展地押着我上路。小乌鸦才十五岁，与我是同寨人，是我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的出走，家里人都不知道，可以说是个野小子；小憨狗比他大三岁，言语不多，长一身铁巴似的肌肉，头大脸圆，有一股牛力气，两人都因抓住过匪首立了功。我是他们的队长，三个人的年龄加起来不到五十岁。如今，我是囚犯，他们是押解囚犯的大兵。走着走着，忽然间，他俩把我抱住，象老牛似的放声痛哭：

“二哥，二哥呀——你说一句话，我们回家去种田吧！不干啦！受不起副队长的冤枉！”

“胡说！”我也抱住这两位小兄弟，激动得落下泪来。但我立刻控制住了自己，劝他们理智一些，已经是革命干部了，不能耍孩子气……一通大道理之后，他们又把我煞有介事地押着赶路。

小乌鸦咬牙切齿地说：“他妈的，都怪那位彝族姑娘，谁叫她生得象小菩萨那样漂亮？害了二哥哥……”